

Inhuman Poetics:
The Poems of Celan and Shire

非人的诗学

论保罗·策兰和勒内·夏尔

周理农 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管理科學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Volume 18

Number 1

Inhuman Poetics:
The Poems of Celan and Shire

非人的诗学

论保罗·策兰和勒内·夏尔

周理农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人的诗学/周理农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155-1097-2

I. ①非… II. ①周… III. ①诗歌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①I207. 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24358号

Copyright © 2014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非人的诗学

作 者 周理农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097-2
定 价 3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2号院 (东区) 14号楼 邮编: 100102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84250838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保罗·策兰：“黑太阳”、灰烬句法或一种死亡写作 001

上篇

- 一 词性地质学的时代 003
- 二 隔着“话语之栅” 004
- 三 “暴动的忧伤” 006
- 四 一只轮辐攀向发生地的黑色田野 008
- 五 《山中会话》 010
- 六 诗人的立场就是世界的膝盖 014
- 七 词与物 015
- 八 诗人的生存作为世界的凶兆 017
- 九 “我与你” 019
- 十 出自一个动作的认识的发生 021
- 十一 作为艺术构件的自然 023
- 十二 在梦幻的沙盘上 024
- 十三 “签名” 026
- 十四 解构“绝技” 029
- 十五 诗歌主权的声言：节奏 031
- 十六 诱使真实出场的条件：意象 033
- 十七 障碍即是道路：晦涩 034
- 十八 他者性的深渊：碎片 037

十九 记忆、幽灵、踪迹	040
二十 纠缠	042
下篇	
二十一 《子午圈》	045
二十二 语言的现场	047
二十三 “我没想到死亡毁了这么多的词”	050
二十四 当“看”变成一种假设	053
二十五 “荒原”中的材料：作为一种对实在的根本体验	055
二十六 朝着主体被拒绝的方向……	057
二十七 “我对记忆的热爱超过一切”	060
二十八 疯癫：与世界的恶意进行决绝之地	062
二十九 词语的灰	065
三十 “向死而在”	068
三十一 抒情就是作证	072
三十二 在不再谈论光明和黑暗之后	077
三十三 事物的悲剧状态	080
三十四 在一块差异之地上	082
三十五 当“语言自己在说话”时，这里有着一个不能识透的事物	086
三十六 在语言中的幸存	088
三十七 “不要放弃你的欲望！”	091
三十八 一个舍弃了自己内心的身体	093
三十九 “终结主体”与人们言论中的空白	097
四十 “夜越深，客人越美丽”	101

第二部

勒内·夏尔：大地、辩证法与生者的知识 105

上篇

- 一 两个诗人 107
- 二 对拒绝本身的拒绝，对反叛本身的反叛 108
- 三 “用另一种方式起身的能力” 111
- 四 大地之上，世界到来 114
- 五 居住在自己回答中的诗人 116
- 六 人是存在最狂热的器官 119
- 七 “愤怒和神秘” 121
- 八 重说兰波 126
- 九 辩证法：一种在动物的盲魂里永远感到紧张的语言 129
- 十 在梦幻中，我们达到叙述的顶点 133
- 十一 潜意识导论 137
- 十二 再论潜意识 140
- 十三 荒诞：作为人的一种非庇护状态 142
- 十四 对“说”的体验 145
- 十五 格言与格言诗 148
- 十六 为什么要写诗？ 150

下篇

- 十七 非理性：那一场大火，使我们的绝望感到了狼狈 154
- 十八 使一切东西贬值，这就是人类通往最后胜利的道路 157

十九 诗歌：从缺乏造成的伤口中流溢出来的过剩	161
二十 在写作中，“我的劳动力在流亡”	164
二十一 一粒种子在田地里变得“无参照”了	167
二十二 这不是疑惑，而是苦闷	169
二十三 “老婆，你为什么脸色煞白？今晚有客人吗？”	171
二十四 人类孤独的另一种定义	175
二十五 为了不让相爱的人们扫兴，请历史走开	178
二十六 “躺着的岔路，忧郁之完美”	181
二十七 不可能性原则或“主体性的黄昏”	185
二十八 在大地上，“同一个东西的永恒回归”	188
二十九 引用即是相遇，相遇即是作品	191
三十 片断：“景观”，一个失去了大地性的大地	195
三十一 “当代”：一个表现为“当下之脱节”的东西	200
三十二 结论：这个世界到底能从诗人那里得到什么？	204
后记：在一个言说的“黑太阳”下	208

第一部

保罗·策兰：“黑太阳”、灰烬句法或一种死亡写作

上 篇

一 词性地质学的时代

保罗·策兰是一个死亡诗人。他的诗作为锤子碎裂、客体号啕的死亡指证之地，这里也是对词性进行拷问的一片狼藉的现场。

在文明的裂口上，摸索着词义的缝合处，诗最终是燃成了灰烬的手指的残骸。

在策兰的诗中，死亡比什么都自信，但疼痛更纯粹，它一如石头，属于这个没有仁慈的世界的盲目的收获；在他的诗中，石头比什么都多，而需要被石头保护的东西，一如夜之惊悸中的盲魂，它断定自己的命运只是有欠于一次毁灭。

诗歌似乎就是这个世界的仁慈，它把一种不可剥夺的怜悯转变成了词性地质学时代里的某种生硬的谣曲，这就是现代诗歌的抽象抒情方式，在这里，语言直接作为本质的显现被拿出来晾晒，最后它的干燥和枯涩的风格，就像沙与沙的聚集，已经成为思的一种当代条件。

也许，并没有这样一个词性地质学的时代，对保罗·策兰来说，他只是按照诗歌本身的尺度，把石头变成了更加敏感的人性材料。一如在

艺术中，材料作为对实在的根本体验，带来了一种强制性的思辨，那里有着一个难以识破的存在的敌意的幅度：“一个世界 / 疼痛的收获。”（《苍白声部》，孟明译）

在一个语言的损失需要沉默来补偿，从而使人类的理解力仍然显得完整的时代，这个文明留给诗人的余地，不是诗人被迫屈从着的沉默，而是他在自己手头的工作中感到了对人的无限怜悯，因而也就有了保罗·策兰所说的诗人不能去与黑暗会合的“光明之迫”。

在这种“光明之迫”中，当诗人“不能黑着脸走向你”，那么他就只能“黑着脸退回天堂”。

这就是说，由于遭到来自光明本身的压制，人们把任何一种斗争方式都看做是被黑暗侵染过的，因此人们采取行动的能力受到了削弱，而诗歌也就不可避免地变得萎缩了。

二 隔着“话语之栅”

现实与诗歌之间的对角线构成了压制住诗人的荒芜风景的二次音，正是在这里，策兰的诗一一检验了他和他的时代所共同经历的东西，不过这也仅仅是为了保持属于诗歌自身的话语，使诗歌能够挺立住，就像信仰在今天所能做的一样。

在通向语言真实的道路上，人们最终会遭遇到诗歌本身：一种有关这个时代生存的，既是本真的，又是终结性的话语触及，在这里，人们太阳穴相撞的斗争已经模式化，世界抛锚了，深渊缝在人的声音上，开端被一只甲虫认出，但仍然还有一个尚未受到世界邀请的希望，它向着世界，重新“抛出拖缆”。

诗歌早已存在于某一个位置上了，只是还有待于“从它先前的非存在状态传递出来”（引自《保罗·策兰传》，费尔斯坦纳著，李尼译），这是属于语言自身的一个命运，就像诗人感觉到他的诗在等待着他，因而他不能放弃写作一样。语言通过诗人个人的声音找到了属于诗

歌自己的话语形式。

诗人的生存似乎是为了使语言本身得到自由，但是隔着“话语之栅”，更自由的诗喂养着被禁锢的诗人，并伺机把他埋葬。

诗比诗人更自由，这就是诗的言说得以产生的唯一原因。

据说自由来自于上帝最初为人设定的一个深渊，而诗歌正是挺立在那里，“高处 / 旋风 / 骤起，比你们 / 更猛烈”（《谁站在你这边》，孟明译）。

保罗·策兰遭遇到了他自己的诗。他的诗见证了他，同时又毁灭了他，因为他在诗里把原初事件造成的伤口当做说话的嘴，迟来的嘴，结巴的嘴，也就是说，他展示了伤口，而不是缝合了伤口，因此他也是属于在奥斯维辛之后，终于没有挺过来的人之一。

策兰保留了疼痛，而疼痛既无话语，又无物，仅仅显示了一个受难的身体。一个劫后余生者的身体不可能像耶稣那样，用他在十字架上的伤口来赢得世界，但策兰的确围绕着他的疼痛，集中了一种对伤口隐喻的现代解读。灾难，身体，他者，语言的多样性、歧义和碎片……在这里，诗歌的晦涩，承担起了世界的阴惨之名。

一个伤口，也就是“推断性起源的中断”，没有身份的可怕的自由，唯一的声音，死亡提前发生，本雅明称之为文学作品中的“讽喻”，德里达称之为“专用名词”的隐喻。

一颗迫切需要被挽救的人头无法对人们说出太早的话，他只能把记忆当做迟来的嘴，去说太晚的话，他在诗歌中说啊、说，他也向着空中去说，他觉得空中有一种东西在倾听，他自己也在听，然后做出申辩，一再地申辩，重复地申辩，然而问题在于，他听到了什么？他到底听到了什么？不知道，我们只是从策兰那里听到了一个受伤的言说本身。

在这里，就像卡夫卡所说的，世界拿走人们的希望，却给了他们一个确凿无疑的命运，正是由于这种分裂，个人在历史中变得特殊了，然后这种特殊变成了一种病理学，而病理学是人类一首未完成的歌，因为在这里产生任何回应都是不可能的。围绕着伤口，一切联系都是苍白无

力的，这难道不是语言的命运？当灾难再也不能把人们集中在一起的时候，人们也就走到了世界边缘的尽头。一个仅仅发生在语言中的、从远处对人做着独自拯救的东西并不存在，它只是必将到来，而这就是诗歌，是吧？

保罗·策兰的诗是人类言说中的一道黑色的凝血，和星辰一起涌现在他的祖先——人类亚当的神圣的肋边。

三 “暴动的忧伤”

在最初，诗是为了活下去所说的话，到最后，诗还在告诫：“人怎样倒下 / 和变得真实？”（《我那》，孟明译）在这里，策兰的诗并不完全像德里达所说的那样，是为了让“语言的真理如是地出现”，还不如问问：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词？

在奥斯维辛之后，一个劫后余生的生命只能是再次为死亡做好准备，并仅仅让死亡自己变得自信起来。这是海德格尔尚未料想到的一种“向死而在”。

保罗·策兰说：“一个被绞死的人令绳索窒息。”这也许暗示了他和诗歌的一种关系，但在什么情况下，死亡这种令绳索窒息的紧迫性最后却变成了一场“雪的款待”？这种款待在策兰那里只是意味着与已逝去的亲人的会合，他欣然于死亡的邀约，因为死亡就是在家受到款待。

把死亡本身当做最后的庇护，这被认为是纳粹集中营幸存者所拥有的一项特权。

但是，对于喜欢谈论记忆谅解、“友爱”和“礼物”的德里达来说，他把保罗·策兰看做是一个将犹太人的经历让位于“写作事件”的人，所以他称策兰为“诗人”。

而策兰是拒绝把写作变得绝对的诗人，因此他没能通过诗歌幸存下来。

诗歌作为诗人的生存在语言上的最后依凭，它的绝对是在诗人没有归属的归属体验中回应了需要表达的他的生存本身。

在策兰的诗歌中，死亡的急迫性促使着诗的言说的产生，同时它又撇下世界的实存内容，倾向于把诗变成一种文本的虚空。进入策兰的诗，也就是凭那“漠然拒绝你的风”，把词飞舞成雪，在这个只有死亡放任的世界中，给予你一场“雪的款待”；这就是策兰的空间，同时他也在旁边放置了夏天桑树最嫩的叶片的尖叫。一个矛盾的配置，也就是一个决心，尽管在死者旁边留下了生者极度不适的叫声。

“跟着我们，虽然 / 沦落四方，毕竟还是 / 旅行者：惟一未受伤害， / 不能褫夺的 / 是暴动的忧伤。”（《跟着我们》，孟明译）

什么时候一条河流能淹死它自己？到那时，将只有文明的迁徙，而没有诗人所充当的文明天平的流亡。最终，当保罗·策兰从米拉波桥上投河自尽时，塞纳河带着自己神圣的浮肿，流过了人们眼睛后面的石头。

与曼德尔施塔姆不同，在“自由制度”中，诗人的自尽也就是一种缺少对具体凶手指证的被谋杀。

那么，奥斯维辛呢？对于这一足以使上帝进入后《圣经》时代的事件，人们又该怎么说？保罗·策兰在他的诗中对《圣经》的大量引用，不正是要把奥斯维辛变成《圣经》中的一个事件吗？目前人们还缺少一种对叙述的拯救来谈论它。

“现在，既然教堂的膝垫燃烧， / 我吃这书 / 和它所有的 / 荣耀”（《现在》，王家新译）。

人们当然不能用奥斯维辛事件来解释保罗·策兰诗歌中的所有隐义，但对人类罪孽的不可救赎的极端敏感，的确构成了策兰诗歌叙述中最本质的东西。

在人们的现实中，只要还有胜利者出现，救赎就不会到来，因而诗歌宁肯读神，它也要放过活着的人，直至在一个精神崩溃的大脑那里，整个世界被当做一个失去韵脚的词，再也没有任何诗艺了（在策兰这

里，电击疗法似乎就是人类最后一种诗歌生产方式）——只有宇宙极度的忧郁，在最后的人的“双肩上闪出脑披风之光”。

四 一只轮辐攀向发生地的黑色田野

在奥斯维辛事件中，人类经历了自己的第二次“失乐园”。这一事件掂量出了神对人类的恶的无限忍耐力，而人类自己却再次被扣押在愧疚记忆的人质状态里。

在上帝的这个败局中，连自然也崩盘了。它在狰狞的语言空间中凌空对峙，其力度没有人性生还的余地，但诗人正是在这里重新开始他的“呼吸转换”。

在这个自然图景中，就像纳粹集中营焚尸炉的烟囱把天国所在的位置变成了一个深渊那样，保罗·策兰用德语这一“刽子手的语言”挖出了一座“空中的坟墓”。他的《死亡赋格曲》是竖立在空中的一块墓石。

作为德语外来闯入者的策兰，他把经过罪孽铭写的、一个永远的夜带进了德国语言的内部，并把它交还到可能曾经是刽子手的人的手中，交还到自认为不在犯罪现场的人的手中。人们没说出口的是，就像策兰在一首生前未发表的诗里所说的那样，以后他将教会荷尔德林笔下的人物怎样说德语。

在德国人看来，《死亡赋格曲》有着一种令人悬疑的特征：一个外来者对出自他们之手的人类死亡活动的独特叙事竟然具有了一部经典作品的意味。人类文明则作为各个民族的习俗在大地上深深的盘踞，像贺尔德尔林一样，《死亡赋格曲》也描绘了一幅民族风俗生活的场景：欧洲的田园、劳作、娱乐、军事和工业的组织水准，欧洲的色彩和音乐曲式的混合节律……在这里，甚至连死亡也变得轻佻了，就像阿多诺所说的，纳粹把数百万人的死亡弄得不像死亡。在《死亡赋格曲》中，策兰诗歌语言中的死亡紧密性还尚未获得一种灰烬的句法，不过，与毕加索

的绘画作品《格尔尼卡》一样，这首诗对人类集体死亡活动的最理智观察，是把被扰乱了的人类感官永久固定在对苦难的记录中。

人们指责《死亡赋格曲》语言的音乐性减弱了痛苦的效果，那的确是一个属于死亡的礼仪方面的问题，因为当集中营囚犯在音乐声中走进毒气室时，他们并不知道毒气室是干什么用的，因此这首诗的赋格曲式不过是对被文明教化的死亡进行一种强制性的复制，但由于这种写作本身已是被高度教化的了，保罗·策兰很快放弃了它，并转而采用一种把自己的“伤痕读数”变成语言蒙难的累累标记的死亡写作的方式，只是从这里开始，策兰诗歌进入到“当代”。

在二战后，人们很快就把荷尔德林的奥林匹斯山众神再次引进过来，以便帮助德国人拆毁他们记忆中的那座黑色大教堂，而在现实中，他们引进的是土耳其的廉价劳动力。以后他们出口机器和为存在思想奠基的沙子。

一旦脱离了神意凄凉，“人，诗意地栖居”，仅仅在奥斯维辛过去十年之后，人们这么说，只是他们不知道在他们占有的哪一方面可以做这样一种称颂，从而让诗去做另一种发生。“人，诗意地栖居”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上的“劳动使人自由”这句话的训诫意义区别不大。不过，在对大屠杀记忆的驱赶方面，至少在海德格尔这里，他并不认同一种从美国漂洋过海而来的消费主义对欧洲的搭救。

在奥斯维辛之后，人们认为写诗的理由仅仅在于被拷打者具有喊叫的权力，这再一次羞辱了诗人。人们什么时候也让刽子手去喊叫？尽管刽子手可能一直在写诗。

让刽子手喊叫也是于事无补的。同样，也没有什么遗忘、谅解和宽恕，人们只是缺少一个对他们的记忆进行安葬的仪式，因为在这个仪式中，缺席者将会太多，太多。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的确是野蛮的，就像古希腊悲剧一样野蛮。诗歌的诚实在于它感到自己也难逃一劫，但在神的沉默所占据的那个位置上，诗歌必须要使自己临在，并在人们的困惑中继续言说下去。